

今天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将参观博物馆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休闲活动,各大博物馆开发的衍生文创产品,也成了不时卖断货的“网红”。盘点自己从博物馆买回的形形色色的纪念品,虽然没有网红款,但每一件轻巧物件背后,是一段段难忘的独家记忆。

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莫奈睡莲主题薄丝巾,是我最喜欢,也是日常生活场景中使用最多的一件纪念品。犹记得那年六月,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一路北上,到达阴郁寒冷的巴黎,如同从初夏一夜回到料峭早春。次日一早又下了一场冷雨,参观完奥赛博物馆已是瑟瑟发抖,在纪念品商店发现这款丝巾。围在颈间虽薄,但也聊胜于无。从此,每每看到这条丝巾,便想起六月的塞纳河。莫奈画的睡莲,笔触色彩虽是静态,却能让人隐隐感受到水波和光影的流动,把它印在薄如蝉翼的丝巾上,可谓相得益彰。最适合戴它的季节是申城的暮春或是初秋,颈间略觉空落落的时候将它随意一绕,轻薄的丝巾在风中肆意飘荡、舒卷,蓝色的水波、紫色的睡莲似乎也跟着动了起来。莫非,这就是当年莫奈眼中见到的睡莲的样子?

博物馆的独家记忆

章迪思

线香工艺久负盛名,其源头之一,正是小说中平安时期贵族经常用香熏制精美华服的习俗。线香买回来后一直没舍得用,悄悄把它塞在衣物里。过了一两年,终于下定决心要用了。打开却发现,线香已统统散为齑粉,空留一缕遗香。

为这件事难过了很久,也更加确信了那个道理:美好的事物,不是非要到那些“完美时刻”才值得用的,最好的珍惜方式,就是让美好的它们点缀每一个平庸日常。

迄今为止买过的最别具一格的纪念品,大概要数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鲜花种子。阿尔罕布拉其实

是一座城,在城堡宫殿的外围,有一片美丽的植物花园,盛开着各色我叫不上名字的美丽花朵。参观指南上说,在摩尔人时代,工匠们修建最好的水渠,参照欧洲最流行的式样,打造了这座花园。因为喜欢这座花园,我买下了以花园名字命名的鲜花种子。考虑到自己是连仙人掌都养不好的“手残党”,便把种子送给了家中有花园的朋友。春天的时候,朋友说刚把种子撒进土里,估计现在也该进入开花期了吧?不知道这些横跨欧亚大陆,最终在太平洋西岸生根发芽的花朵,和千里之外伊比利亚半岛上阿尔罕布拉的花朵,会有什么异同?

其实,现在许多知名博物馆都已开通网上商店,故宫、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无需飞跃千山万水就能买到心仪的周边产品。但如此便捷的背后,似乎终究少了点什么。我还是老派而固执地认为,去现场参观一个博物馆、随后购买相关衍生产品,这一过程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包含着和博物馆相关的一切美好、感动和震撼。



我家书橱

陆其国

四十多年前我刚工作时,单位在汉口路上,出大门穿过对面弄堂就是福州路,抬头可见上海旧书店、古籍书店;出后门则是九江路,穿过弄堂一拐弯,走几步就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如此“优越”的购书环境,于我真可用“老鼠跌进米缸里”来形容。尽管当时我工资少,但毕竟有了零花钱买书淘书。那时候新书、旧书价都不高。

随着我马齿徒长,工龄增加,用来买书淘书的钱自然水涨船高,我的书也就越来越多,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我喜滋滋买书回家,母亲总要提醒我,儿子,你不能把钱都用来买书,你要存些钱,以后总要结婚成家。眼见书越买越多,母亲又开始告诫我,家里摊得到处都是书,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母亲的告诫对于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问题。当时我们家居住面积才19平方米,奶奶还在世,加上父母弟妹和我共7人,平均每人不到3平方米;再再添我那些只进不出,不断叠加的书,真可说是书满为患。正是在那种窘迫的境况下,邻居汪阿姨及时向我施予援手,将她们家那只大碗橱,妙变成“书橱”来到我家。

我们家那一带是上海老式里弄,我家住二楼,最高四楼,汪阿姨家就住四楼。汪阿姨有一儿一女,他们小我几岁,他们觉得我们家热闹,经常下楼来我家玩;我和弟妹也会去他们家玩。汪阿姨家那只碗橱上端玻璃移拉门,常常被我们拉来拉去玩耍,比谁用手拨得轻,门却滑得远,当然,这样玩肯定是趁大人不在的时候。

我们渐渐长大,自然不会再这样顽皮,各自的兴趣也早已换了内容,比如我开始酷爱读书。有一天,我对汪阿姨的儿子开玩笑说,你们家那只碗橱卖给我做“书橱”就好了,贴墙放,容量大,又不占地方。我当时兴之所至随口一说,过后也就忘了。不料几天后,汪阿姨在楼梯口看到我,把我叫住了。汪阿姨说,你想要我们家那只碗橱,用来当“书橱”?我一时不知汪阿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赶紧纠正道,我是说——买。汪阿姨噗嗤一下笑了,接着说道,买什么呀买,一只旧碗橱,你真觉得可以当“书橱”,搬去就是了。汪阿姨是认真说这话的,我当天就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我母亲觉得这只碗橱确实不怎么占地方,而且可以放不少书。不过从来不爱占人便宜的母亲说,不能白拿人家汪阿姨的东西,你要说的话也要付钱。汪阿姨平时和我们家关系不错,她本不想要钱,但见我母亲态度坚决,只好同意。她说,随便给就行了。

汪阿姨可以说“随便给”,我母亲可不会让我“随便给”。结果还是请了旧货商店(那时也叫“寄卖商店”)的一位估价师上门估价,此事才尘埃落定。当时是谁去请的估价师,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位估价师一会戴上眼镜,一会摘下眼镜,围着那只碗橱上下里外仔仔细细地瞧,仿佛在鉴别文物的真假,他还真以为只要他估出合适的价,我们就会把它送去寄卖商店。

我感激汪阿姨一家对我的成全,也让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后来随着岁月流逝,社会发展,尤其是我成家后几经搬迁,书橱早已鸟枪换炮,原先那只“书橱”也早就送人。但那只“书橱”对我的“润泽”,却一直留在我的美好记忆中。

外公姓“步”,给他的长女起名为“步青云”。别人听到我妈的名字,都会惊艳一下,其实我妈的另类之处,可不止名字。在我和我姐姐的眼里,妈妈总是跟别人家妈妈有点不一样。

从小到大的步女士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从我记事开始,我的书、我的玩具、我的零食、我的衣服……都是自己选,妈妈从不勉强我穿我不喜欢的衣服。上高中时,我就自己逛街买衣服了,有时还会顺便帮妈妈买一件。

我上小学一到三年级时,家庭作业是非常少的,放了学有很多空闲时间。听说很多同学的父母都给她们布置额外的作业,我就跟妈妈提过好几次,让她也给我留些作业。妈妈总是一笑置之:“你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步女士自己爱读书,家里成年人看的书,我们小孩都可以随便翻。所以我小学就开始读《红楼梦》

在国内的演出市场中,舞剧可算是比较小众的,其观众群多为圈内人。可就在去年末,接连在上海上演了两出一票难求的舞剧——《醒·狮》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不仅圈内人闻风而动,早早就预订了场次,在舞蹈圈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豆瓣”给两个作品都打出了9以上的高分,据说还有广州观众在看了《醒·狮》的首演后意犹未尽,特地跑到上海来二刷的……

在我的印象中,这几年来,既叫好又叫座的舞剧不多,能引起圈外广泛关注的作品就更少了。此次这两出舞剧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参评剧目角逐文华大奖,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比起奖项的归属,我更好奇的是:满园春色关不住,那支吸引了“墙外人”的“红杏”,究竟是什么?

可能不同的观者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我这里,我感受到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创新力。这两出舞剧“新”在哪里?一个是南粤儿女在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的民族觉醒,一个是解放前上海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与敌人的殊死斗争。主旋律的题材似乎并不能给观众多大的想象和期待。然而,当我置身剧场,二者以各自的方式带给了我不同寻常的观演体验。如果用一个字形容,《醒狮》让我体验了一把“燃”,《永不消逝的电波》则令我

为《简爱》《飘》《傲慢与偏见》等名著。我喜欢看《故事大王》《童话大王》,她给我订过好几年。我废寝忘食地看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时,她也不干涉。

上学时每年有一次夏令营,每个学校选优秀代表参加,我被选中时正痴迷于写武侠小说,就跟老师说我不想去。老师找家长谈话,说机会难得,不要错过,步女士居然跟老师说:“她不想去就算了,不要勉强她。”

其实我和步女士经常意见相左,她喜欢安定,我喜欢变化;她喜欢淡泊,我喜欢精彩。我选择的学校、大学、男友,妈妈并不都是赞成的,但她只是给我提些参考意见,却从不强迫我按她的意志行事。我决定了的事,她只会淡淡地说一句:“你自己选的,自己负责。”从考高中、考大学的志愿表,到后来工作、结婚、出国、回国……我的人生大事,都是我自己拿主意。然而,每当我需要帮助时,她总会不遗余力

地支持我。当初我决定生二胎,妈妈觉得我头脑发昏,可她七十多岁的人了,依旧不辞辛苦地照顾我坐月子、帮我带孩子。

前两年,步女士身体抱恙,腿脚不灵便了,在她的一再坚持之下,住进了老年公寓。我和姐姐本来都打算接她同住,她不愿意,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每次给她打电话,她都是乐呵呵的,说自己一切都好,让我安心过好自己的生活,也从不要我为她做些什么。有这样一个慈爱而通透的母亲,是我极大的幸事,我非常感激。她给了我最大的自由,让我可以尽情地远走,走过十万八千里,去看自己想要的风景,用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她给我起的名字,是不是恰恰意味着“天高任鸟飞”呢?

中的民族大义和理想信念,这两部舞剧都没有简单地把历史故事搬上舞台,点缀以武术的套路或加进谍战剧佐料,而是将此情此景此人完全交织在一起,所有手段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几位年轻编导在采访时都谈到:每个主要演员们都被要求写一写自己所饰演的“人物小传”,一遍遍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当代人的视角去回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只有当内心真正感同身受他们当年的经历和选择,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表达,观众才会跟着你的逻辑走。

更令人称道的,是这些舞剧新锐们扎扎实实的功夫。而这些功夫更多体现在编舞之

近日,央视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永远的战友》,周恩来、邓颖超贤伉俪的真挚情感,那难以忘怀的革命岁月,感动和吸引了万户千家,该片的总顾问即是当年《周恩来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

金冲及先生是我们的业师。回望历史,1961年时值我在复旦历史系念大三,金先生是我们基础课《中国近代史》的任课老师,自此师生结缘。今年,是我们59级进校60周年,又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华诞之际,我们想召开纪念座谈会,邀请当年任课的老师参加。上个月,我正好去北京开会,肩负全班同学的重托,向冲及师禀告此事,竭诚希望老师落墨留下箴言,我话音刚落,先生即愉快地答应了。

冲及师于1965年奉调北京工作,直至2004年,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岗位上退了下来。冯天瑜先生在为冲及师手绘素描肖像时说:“他长期居于领导岗位却绝无官气,与友人重逢,稍作寒暄,立即兴味盎然地讨论学术前沿问题,虚怀若谷,倾听别人意见、汲纳新知,并坦诚抒发己见——这是我在与冲及先生交往中对他的印象。”诚哉斯言!

几年前,我携弟子七人去拜访冲及师。那是一个冬天,正逢首都初雪,把个京华大地披上了银装,北京友人说,这初雪之猛连我们也少见。我们一行按约到了毛家湾冲及师办公室,踏着积雪,走过了院子,一眼就见先生满脸笑容在门口等候我们了。冲及师向我们细致地讲述了这座楼的往事与故人,让我想起了当年他上课的儒雅样子。

冲及师从一线岗位退下后,留有余暇,经常在电话里与我神聊,聊得最多的

是读书,他的“读书之道”深深地影响了我,比如他很提倡的“跨界读书”。先生空下来,大多读世界史方面的书,而我闲时,又喜中国古典经典、古典诗词、近代逸事等。这种“跨界”交流,他是乐不可支的。有一次他兴奋地告诉我,说花足了时间,读完了希罗多德的传世之作《历史》,这下,撞在我的专业上了,记得那次通话一个多小时,从希罗多德说到司马迁,十分尽兴。最近,他来电说要读读兰克的《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我十分期待先生的解读。

冲及师在任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20多年里,曾主编新中国开创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四位伟人的传记,业绩昭昭,将名垂史册。在“公余”和退休后,笔耕不辍,著作甚丰,光近年出版的就有《金冲及文集系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而且先生不用电脑,坚持伏案“爬格子”,一写就是三年,得120万字,四卷本。可以说,研究中国现代史,这是一部难以绕开的范本。

最近,收到了金先生给我们班同学的信,洋洋洒洒2000多字,写满三页纸。信中有他对往事的追忆,有他浓浓的“复旦情结”,也有他对史学事业的热爱与执着,还有他对我们的特殊感情和寄语,他以孔子《论语·为政篇》中的话赠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宛转悠扬的《永远的战友》片尾曲,在五月的春夜回响。明年是金冲及先生九秩大寿,我们祝愿永远的老师益寿延年。

拜访金冲及先生

张广智



假日小憩 (油画) 孙文刚

外,比如对生活、对社会、对文化、对历史的沉浸与感受。投入创作的时候,所有的积累都能为我所用。

广州歌舞剧团在五年前就开始筹划《醒狮》,剧本一年多时间就改了十三稿,主创团队多次到三元里村等地深入采风,充分了解岭南历史文化、民间传统舞蹈、醒狮、南拳的精髓,还请来广东醒狮省级传承人李和全国武术冠军为剧组做醒狮及武术指导,所有演员都从头开始练习狮舞和南拳武术,经历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艰苦训练。

相信很多观众都对《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老上海风韵印象深刻。编导专程去上海老弄堂,观察那里的人家是怎么晾衣服的,看进去弄堂口上了年纪的人的穿着。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安安静静地在弄堂里洗带鱼的一幕触动了她,在她身上,她看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体面、优雅和干净,与文学作品关于老上海的描述不谋而合。

两出“新”鲜出炉的舞剧,让我看到一批80后的舞剧新锐们正在自信地开疆拓域,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舞剧新作。

十日谈

我与十二艺术节

责编:杨晓晖

在话剧《谷文昌》里看到平凡伟大。

